

Jap. Sin. I. 53

Jap. Sin. I. 53.

1°. P. Matthaei Riccii S.J.
Viginti quinque Sententiae

2°. Ejusdem.
de Amicitia Ciceronis

3°. Doctoris Michaelis
de congregatione Baptizatorum sive de fide Christiana

4°. Scriptura Vetustissima in Lapide in Xendy nuper reperto, cum explicatione doctoris Leonis.

ARCHIVUM ROMANUM SOC. JESU
IHS

91

重刻二十五言序

太上忘言其次立言言非爲知者設也人生而蒙非言莫覺故天不言而世生賢哲以覺之茲二十五言實本天數大西國利先生作也夫大西於中土不遼絕乎唯是學專事天見爲總總天民罔不交相利濟也者阽危則拯以力迷惑則救以言非力所及聊因言寄愛焉故不厭諄諄也凡人之情厭飫常餐則尋珍錯於山海亦秪以異耳先生載此道脥梯航而來以惠我中

61

P. Matthaei Riccij S. Jesu. viginti quinque Sentent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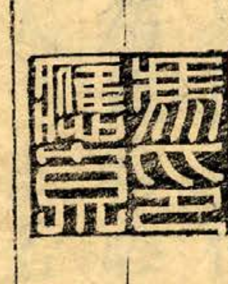
Eiusdem de amicitia Ciceron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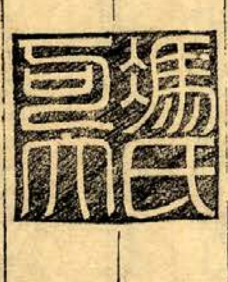
Doctoris Michaelis de Congregatione Baptizatorum, Sive de Fide Christiana.

Scriptura Vetustiss.ª in Lapide in Xensy nuper reperto cum explicatione Doctoris Leonis

國如龍鸞鳳凿無所希覯要以陳得失之林使衆著於性之不可虧而欲之不可肆則所關於民用固甚鉅已於戲立言難聽言不易中國聖人之訓夥矣然餔糟者見譏於輪人掞藻者或方之優孟則今對證而發藥烏可以已儻誦斯言者穆然動深長之思一切重內輕外以上達於天德則不必起游夏於九原而尼父覺人之志以續其視蘭臺四十二章孰可尊用當必有能辨之者京既受而卒業幸裨凉德乃付殺青公之吾黨無寧使人謂我金木方訊獨藉此免內刑且聽道說途于震脩無當也惟是滙流西海不隱仁人之賜俾共戴此天者矚所嚮往則知言君子將亦有契於予心

萬曆甲辰歲夏五月穀旦盱眙馮應京書





重刻二十五言

大西　利瑪竇　述
新都後學汪汝淳較梓

物有在我者有不在我者欲也志也勉也避也等我事皆在我矣財也爵也名也壽也等非我事皆不在我矣在我也者易持不在我也者難致假以他物爲己物以己物爲他物必且倍情必且拂性必且怨咎世人又及天主也若以己爲己以他爲他則氣平身泰無所牴牾無寃無怨自無害也是故凡有妄想萌於中爾即察其何事若是在我者即

曰吾欲祥則靡不祥何亟焉若是不在我者便曰於我無關矣

欲之期期於得其所欲也避之期期於不遇其所避也故不得其所欲謂不幸焉遇其所避謂患焉藉令吾所欲得惟欲得其所得之在我耳吾所避惟避其所不遇之在我耳則豈有不幸而稍爲患哉爾冀榮祿安佚脩壽爾畏貧賤夭病死喪固不免時不幸而屢患也

彼恒被遇富顯以饌其宴飲之以緡帛贈遺之爾不得焉勿以爲意也何也彼所爲爾弗爲之則彼所得爾宜勿得之矣彼以順媚以諂諛得斯耳爾不欲順媚諂諛而復欲併得斯無乃悖乎不予其價能取其物乎如經過市中有買蔬者與若干錢而爾否也爾豈妬買之者而以爲得多乎爾耶彼携蔬而去爾存未費錢而往則同矣富顯者無饌宴無緡帛予爾無他焉惟爾無饌宴緡帛之價與之耳彼以順以譽皆價也爾如欲貨則勿惜價矣然而我代饌宴緡帛者獲何物歟不阿順不苟譽存直蓄忠於已則贍矣

適遇難事縱非我所願又非我所能避焉是在用智

以善處之士之行世譬如博塞之精者然值勝數
而勝夫人之所能也值不勝之數而善運之以使
勝是以智易其不勝之數也

有傳於爾曰某訾爾指爾某過失爾曰我猶有別大
罪惡某人所未及知使知之何訾我止此歟認已
之大罪惡固不暇辯其指他過失者矣芳齊西邦
聖人也居恒謂已曰吾世人之至惡者也門人或
疑而問之曰夫子嘗言僞語縱微小而君子俱弗
爲之豈惟以謙巳可僞乎夫世有害殺人者有偷
盜者有奸淫者夫子固所未爲胡乃稱巳如此耶
曰吾無謙也乃寔言也彼害殺偷盜奸淫諸輩苟
得天主祐引之如我苟得人誨助之如我其德必
盛於我也則我惡豈非甚於彼哉聖人自居于是
余敢自誇無過失而辯訾者乎

儻有受益於物而愛之爾極思夫何物類也從輕而
暨重焉愛甌耳曰吾愛凡器則碎而不足悼矣愛
妻子曰吾愛人者則死而不足慟矣夭者毀人者
喪常事難免焉

欲安靜其心當先舍俗慮俗慮曰我不汲汲於營貲
恐卒無以望吾腹矣不恒怒則拏僕爲不良矣吾

意寧甘心死於饑餓也無寧僨心生於豐饌也寧
弩僕為不良也無寧我為不肖子也試言其小者
如忽瀉燈油破確子且禁其駭怒默詢於己曰心
之安靜貴耶天下貴耶心之安靜貴無疑矣今何
不以油一勺以瓮一片買此安靜心乎所得之貴
如此捐價之賤如彼何惜耶又爾呼兒童兒童不
應彼或未聞爾聲耳或已聞而有所避命耳雖然
爾豈宜因他心之忤即怒亂而挫損本心哉

人凡立志脩學即當預思必有指議我者如見端立
拱翼必且曰此矜容也如見周旋中禮必且曰此
色莊也咸指曰夫夫也從何處忽發聖者耶今吾
為學惟斯不矜容不色莊而卓然自立儼如承上
帝之令列於行伍而不敢有尺寸之失焉此則始
也指議之者自心服其實脩且起敬自悔其議矣
若不然一因指議而驟自退屈不將為人所重笑
乎先笑我進後笑我退也

物之奇異爾毋傲而誇也若馬自傲而曰我乃良馬
也則已爾傲而曰我有良馬不啻㲉代畜而傲乎
爾非馬也但獲馬之用耳已吾克以道義用物是
我事也而傲猶不可況矜夫不在我者耶

物無非假也則毋言已失之惟言已還之耳妻死則已還之兒女死則已還之田地被攘奪不亦還之乎彼攘奪者固惡也然有主之者矣譬如原主使人索所假之物吾豈論其使者之善歟惡歟但物在我手際則須存護之如他人物焉

嘗有所遇諸不美事爾即諦思何以應之如遇惡事君子必有善以應遇勞事以力應遇貨賄事以廉應遇怨謗事以忍應猶以鈇鉞加我我設于盾以備之又何懼乎

爾在世界中宜視已如作客然宴飲列席饌具厚薄由乎主人爾無責望行炙之人以次當及爾爾徐徐寡取之行過弗及爾爾毋援之行而未至爾爾毋迎之爾能于所服御如此于妻子如此于財貨如此于權勢如此則爾宜為天主所客宴諸天上矣使如行炙人之及爾厚爾而爾無與焉爾已天上客豈猶為乃世人耶

夫㊀仁之大端在于恭愛上帝上帝者生物原始宰物本主也仁者㊀信其實有又信其至善而無少差謬是以一聽所命而無俟強勉焉知順命而行斯之謂㊀智夫命也我善順之則已否則即束縛我如牛

羊而牽就之試觀宇宙中孰有勇力能抗違后帝命而遂已願者乎如以外物得失爲禍福以外至榮辱爲吉凶或遭所不欲得或不遭所欲得因而不順命甚且怨命是皆失仁之大端者也何也凡有生之物皆趨利避害而并怨其害已之緣者也不能以受害爲悅必不能以損已爲喜父子之恩而至於相殘無他謂其親不遂其所欲得也衛輒子也蒯聵父也子而拒父正以君國爲福爲吉焉耳彼農夫之怨歲也商賈之怨時也死喪者怨天也亦猶是也是俱以外利失其內仁也君子獨以在我者度榮辱十吉凶而輕其在外於所欲値欲避一視義之宜與否雖顛沛之際而事上帝之全禮無須臾間焉

天下難事執有兩柄一可執一不可執試如父兄之欲害其子弟也曰害人之事是乃不可執之柄則難舉之矣曰父兄也是乃可執之柄則舉之矣然則父兄不善欲害子弟也子弟不可怨矣雖有父兄不善造物者以我屬焉豈容我擇其善否乎

若或取樂之淫想形於心汝先勤戒勿被其取焉後退而念取樂之際自汚自醜一時取樂之畢自悔

8

自責一時終則思曰如此非樂何不捨之而獨樂潔已止樂哉使我勉樂善乎使樂勉我善乎寧不思取歡之頃瞬息而遺長痛于膺中乎哉若斯必慾心自消道心大長而神樂於爾生矣

爾觀受爵祿者得安逸者有聲望者勿萌妄想謂彼獲眞福而果幸也眞福也者在於我所欲得即由我得之不在於得其所不由我者也彼皆不由我者從外而來誰言其得之在我乎爾不願爲富貴有聞名第願有德而爲正人耳然行德而爲正人之道莫如賤視凡物不由我也夫不肖者竟不由已懼害望利也而皆由他人焉君子一一責諸已耳而恒曰彼能死我也不能害我矣彼能富我也不能利我矣

進德之兆多默少言言而不言酒之旨殽之美不訕人少譽人不訴已之長聽已之譽則默笑譽之者聽已之訾則不辯訾之者卒防備已如仇如寇焉

人生世間如俳優在戲場上所爲俗業如搬演雜劇諸帝王公卿大夫士庶奴隸后妃婢妾皆一時粧飾者耳則其所衣衣非其衣所逢利害不及其躬搬演既畢解去粧飾則漫然不相關矣故俳優不

9

以分位高卑長短爲憂喜也惟扮其所承脚色則雖丐子亦當眞切爲之以稱主人之意焉分位全在他充位亦在我

務形上之工夫如多飲多食多眠多色是賤丈夫之效也夫大丈夫之誠意惟在神心耳已彼形事若恥之焉但無如之何姑輕事之耳我身譬則驢也而神心譬則子也養驢則整其廐櫪厚其飲食華其羈絡飾其鞍轡而令已獨子穢也餧也凍也殍於途中夫賤丈夫乎嗚呼今世之賤丈夫盈衢而人莫之惜也

欲知性之正當觀人與已不殊事試之如他僕作壞瓶子爾必曰常事也不可忿則可知爾瓶子壞非怪也自微推巨他妻子死無不識口命也數也儻已所愛而死則遽傷神號泣嗚呼嗚呼哀兮哀兮盡年不已胡不記曩爲他人言乎爾恚兒童者嬉則愚也乃欲弱非弱矣譴奴僕者惰則愚也乃欲駑非駑矣欲子不死亦愚也乃欲人非人矣

踰分之任智者毋負負所不能任者並失其所能任者焉爾或爲虜賣爾身爲奴何等羞慚憤恨爾將自已心役役於物束縛苦楚而乃熙熙乎哉

有人通易善解輒以教人或自誇其能爾聞之默曰使伏羲氏明著性命之理不以卦爻蘊蓄其旨此人將無以自誇詡焉然有人欲學儒則慕性命之理心將明之身將行之且稽古中國先進孰善說性命顧聞其人莫如文王周公仲尼其說莫辨于易即取易讀之讀之未達即詢能解之者而窮叩之止于是其所事無貴矣既解達而能力行是乃貫焉如徒誦其文而揚其微義是圖爲儒而成優伶乎惟用易代樂府耳夫見人從我求易之講當愈恥已之不能行其言也況敖誇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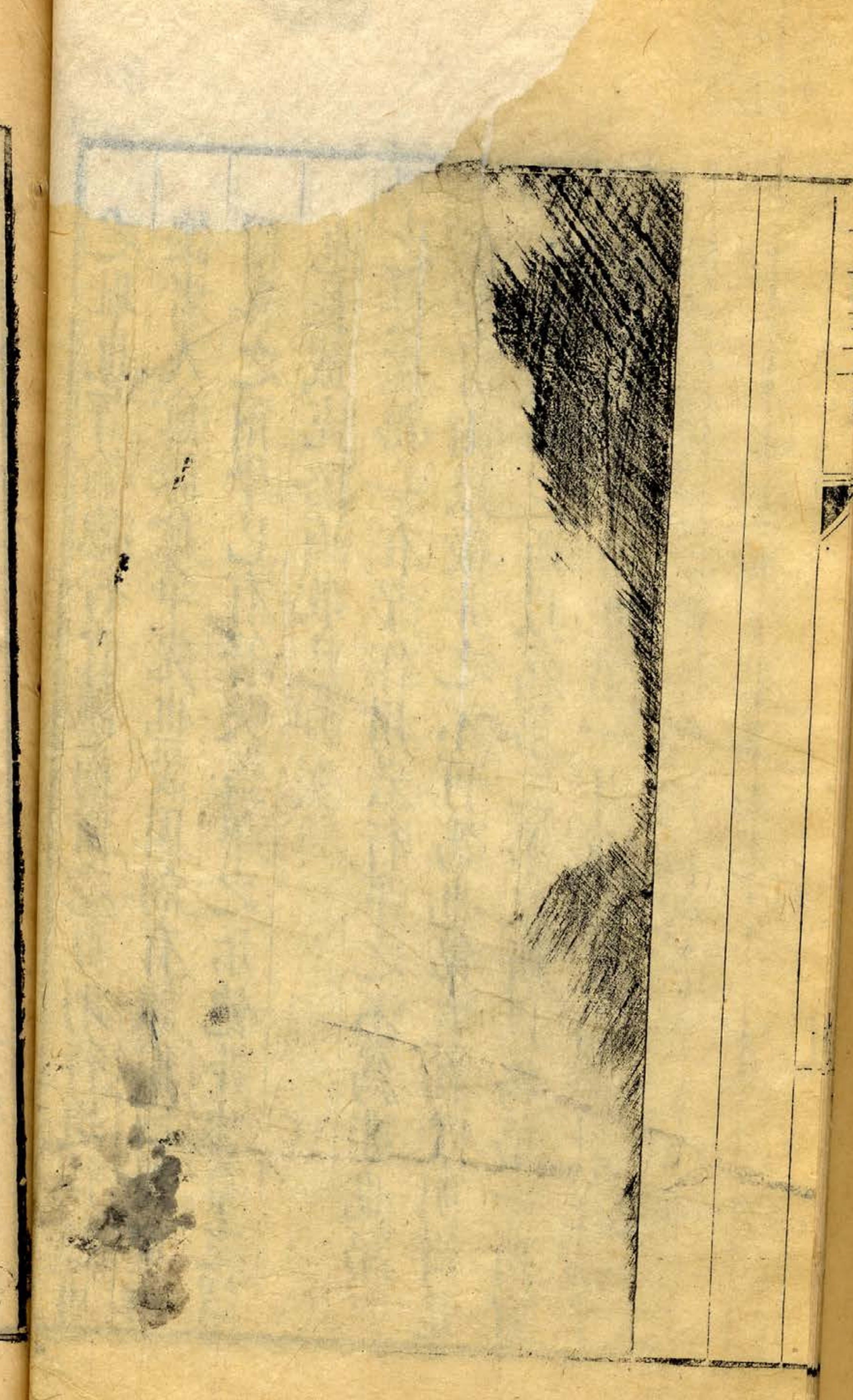


之恥也評論德行宜其讓齒爵之尊躬行道德無可讓者人愈謙愈爭先也設因訪有識爾曰無知而爾喜之爾學已有符矣蓋羊之示飽非哇草之謂也長毳充酪而牧已知矣

學之要處第一在乎作用若行事之不爲非也第二在乎討論以徵非之不可爲也第三在乎明辯是非也則第三所以爲第二第二所以爲第一所宜爲主爲止極乃在第一耳我曹反焉終身泥濡乎第三而莫顧其第一矣所爲悉非也而口譚非之不可爲高聲滿堂妙議滿篇

跋二十五言

昔遊嶺嵩則嘗瞻仰天主像設蓋從歐邏巴海舶來也已見趙中丞吳銓部前後所勒輿圖乃知有利先生焉間邂逅留都畧偕之語竊以爲此海内博物通達君子矣亡何賫貢入燕居禮賓之館月急大官飱錢自是四方人士無不知有利先生者諸博雅名流亦無不延頸願望見焉稍聞其緒言餘論卽又無不心悅志滿以爲得所



未有而余亦以間遊從請益獲聞大吉也則余向所歎服者是乃糟粕猥燼又是乃糟粕猥燼中萬分之一耳蓋其學無所不闚而其大者以歸誠

上帝乾乾昭事爲宗朝夕瞬息亡一念不在此諸凡情感誘慕卽無論不涉其躬不挂其口亦絕不萌諸其心務期埽除凈潔以求所謂體受歸全者閒嘗反覆送難以至雜語燕譚百千萬言中求一語不合忠孝大指求一語

無益於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蓋是其書傳中所無有而教法中所大誠也啓 生平善疑至是若披雲然了無可疑時亦能作解至是若遊溟然了亡可解乃始服膺請事焉閒請其所譯書數種受而卒業其從國中携來諸經書盈篋未及譯不可得讀也自來京師論著復少此二十五言成於留都今年夏楚憲馮先生請以付棃棗傳之其人是亦所謂萬分之一也然大義可睹矣余更請之曰先生

所攜經書中微言妙義海涵地負誠得同志數輩相共傳譯使人人飫聞至論獲厥原本且得竊其緒餘以裨益民用斯亦千古大快也豈有意乎答曰唯然無竢子言之向自西來涉海八萬里脩途所經無慮數百國若行枳棘中比至中華獲瞻仁義禮樂聲明文物之盛如復撥雲霧見青天焉時從諸名公遊與之語無不相許可者吾以是信道之不孤也飜譯經義今兹未遑子姑待之耳余竊譬

其言嗚呼在昔帝世有鳳有皇巢閣儀庭世世珍之今兹盛際乃有博大真人覽我德輝至止於庭爲我羽儀其爲世珍不亦弘乎提扶歸昌音聲激揚以贊贊我文明之休日可竢哉日可竢哉

萬曆甲辰長至日後學雲間徐光啓撰

徐光啓印

P. Matthaei Ricci
De amicitia Sinice.

刻交友論序

西泰子間關八萬里東遊於中國爲交友也其悟交道也深故其相求也切相與也篤而論交道獨詳嗟夫友之所繫大矣哉君臣不得不義父子不得不親夫婦不得不別長幼不得不序是烏可無交夫交非汎汎然相驩洽相施報而已相比相益相矯相成根於其中之不

16

容已而極於其終之不可解乃稱爲交世未有我以面而友以心者亦未有我以心而友以面者鳥有友聲人有友生鳥無僞也而人容僞乎哉京不敏蚤溺鉛槧未遑負笈求友壯遊東西南北乃因王事敦友誼覩西泰子迢遥山海以交友爲務殊有餘愧爰有味乎其論而益信東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付之剞劂俾觀者知京重交道勿恐見棄即顏未承詞未接願以神交如陽燧向日方諸向月水火相應以生京何敢忘德交友論凡百章藉以爲求友之贄

明萬曆辛丑春正月人日盱眙馮應京

敬書于楚臬司之明德堂



大西域利公友論序

昔周家積德累仁光被四表以致越裳肅慎重譯來獻周文公讓而不居曰正朔不加未敢臣畜于是以賓禮賓之而周官王會著在史冊自時厥後漢通漠磧唐聘海邦雖亦殊域並至德感鮮稱故庭實則繁而論著罔列洪惟我

大明中天冠絕百代

神聖繼起德覆無疆以致遐方碩德如利公者慕化來款匪希聞逵願刻編祇誦聖謨遵王度受冠帶祠春秋躬守身之行以踐眞修申敬事

天之旨以裨正學郎楚材希憲未得與利公同日語也
萬曆己丑不佞南遊羅浮因訪司馬節齋劉公與利
公遇于端州目擊之頃已灑然異之矣及司馬公徙
公于韶予適過曹谿又與公遇于是從公講象數之
學凡兩年而別別公六年所而公益北學中國抵豫
章撫臺仲鶴陸公留之駐南昌暇與
建安郡王　殿下論及友道著成一編公舉以示不佞
俾爲一言弁之予思楛矢白雉非關名理而右先哲
王猶頒示之以昭明德今利公其彌天之資匪徒來
賓服習
聖化以我華文譯彼師授此心此理若合契符藉有錄
之以備陳風采謠之
獻其爲國之瑞不更在楛矢白雉百累之上哉至其論
義精粹中自具足無俟拈出矣然于公特百分一耳
或有如房相國融等爲筆授其性命理數之説勒成
一家藏之通國副在名山使萬世而下有知其解者
未必非昭事上天之準的也

萬曆己亥正月穀旦友人瞿汝夔序





交友論

歐邏巴人　利瑪竇　譔

竇也自最西航海入中華仰

大明天子之文德古先王之遺教卜室嶺表星霜亦屢易矣今年春時度嶺浮江抵於金陵觀

上國之光沾沾自喜以爲庶幾不負此遊也遠覽未周返棹至豫章停舟南浦縱目西山玩奇挹秀計此地爲至人淵藪也低回留之不能去遂捨舟就舍因而赴見　建安王荷不鄙許之以長揖賓序

設醴醵甚　王乃移席握手而言曰凡有德行之君子辱臨吾地未嘗不請而友且敬之西邦爲道義之邦願聞其論友道何如竇退而從述曩少所聞輯成友道一帙敬陳於左

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當視友如己焉

友之與我雖有二身二身之內其心一而已

相須相佑爲結友之由

孝子繼父之所交友如承受父之產業矣

時當平居無事難指友之真僞臨難之頃則友之情顯焉蓋事急之際友之真者益近密僞者益疎散矣

有爲之君子無異仇必有善友（如無異仇以加儆必有善友以相資）

交友之先宜察交友之後宜信

雖智者亦謬計已友多乎實矣（愚人妄自侈口友似有而還無智者抑或謬計友無多而實少）

友之饋友而望報非饋也與市易者等耳

友與仇如樂與鬧皆以和否辨之耳故友以和爲本焉以和微業長大以爭大業消敗（樂以導和鬧則失和友和則如）

樂仇不和則如鬧

在患時吾惟喜看友之面然或患或幸何時友無有益憂時減憂欣時增欣

仇之惡以殘仇深於友之愛以恩友豈不驗世之弱于善强于惡哉

人事情莫測友誼難憑今日之友後或變而成仇今日之仇亦或變而爲友可不敬慎乎

徒試之于吾幸際其友不可恃也脉以左手驗耳左手不幸際也

旣死之友吾念之無憂蓋在時我有之如可失及旣亡念之如猶在焉

各人不能全盡各事故上帝命之交友以彼此胥助若使除其道於世者人類必散壞也

可以與竭露發予心始爲知巳之友也

德志相似其友始固𠬛也双又耳彼又我我又彼

正友不常順友亦不常逆友有理者順之無理者逆之故直言獨爲友之責矣

交友如醫疾然醫者誠愛病者必惡其病也彼以捄病之故傷其體苦其口醫者不忍病者之身友者

宜恐友之惡乎諫之諫之何恤其耳之逆何畏其額之蹙

友之譽及仇之訕並不可盡信焉

友者於友處處時時一而已誠無近遠內外面背異言異情也

友人無所善我與仇人無所害我等焉

友者過譽之害較仇者過訾之害猶大焉（友人譽我我或因而自矜仇人訾我我或因而加謹）

覕財勢友人者其財勢亡卽退而離焉謂旣不見其

初友之所以然則友之情遂渙也

友之定於我之不定事試之可見矣

爾爲吾之眞友則愛我以情不愛我以物也

交友使獨知利已不復顧益其友是商賈之人耳不可謂友也（小人交友如放帳惟計利幾何）

友之物皆與共

交友之貴賤在所交之意耳特據德相友者今世得幾雙乎

友之所宥有限（友或負罪惟小可容友如犯義必大乃弃）

友之樂多於義不可久友也

恐友之惡便以他惡爲己惡焉

我所能爲不必望友代爲之

友者古之尊名今出之以售比之於貨惜哉

友於昆倫邇故友相呼謂兄而善於兄弟爲友

友之益世也大乎財焉無人愛財爲財而有愛友特爲友耳

今也友既没言而諂諛者爲佞則惟存仇人以我聞真語矣

設令我或被害於友非但恨己害乃滋恨其害自友發矣

多有客友便無客友也

如我恒幸無禍豈識友之真否哉

友之道甚廣濶雖至下品之人以盜爲事亦必似結友爲黨方能行其事焉

視友如己者則遐者邇弱者强患者幸病者愈何必多言耶死者猶生也

我有二友相訟於前我不欲爲之聽判恐一以我爲

仇也我有二仇相訟於前我猶可爲之聽判必一
以我爲友也

信于仇者猶不可失況于友者哉信于友不足言矣

友之職至於義而止焉

如友寡也予寡有喜亦寡有憂焉

故友爲美友不可棄之也無故以新易舊不久卽悔

旣友每事可同議定然先須議定友

友於親惟此長焉親能無相愛親友者否蓋親無愛
親親倫猶在除愛乎友其友理焉存乎

獨有友之業能起

友友之友仇友之仇爲厚友也（吾友必仁則知愛人知惡人故我據之）

不扶友之急則臨急無助者

俗友者同而樂多於悅別而留憂義友者聚而悅多
於樂散而無愧

我能防備他人友者安防之乎聊疑友卽大犯友之
道矣

上帝給人雙目雙耳雙手雙足欲兩友相助方爲事
有成矣（友字古篆作𠬛卽兩手也可有而不可無　朋字古篆作羽卽兩习也鳥備之方能飛）

古賢者視朋友豈不如是耶

天下無友則無樂焉

以詐待友初若可以籠人久而詐露反爲友厭薄矣

以誠待友初惟自盡其心久而誠孚益爲友敬服矣

我先貧賤而後富貴則舊交不可棄而新者或以勢利相依我先富貴而後貧賤則舊交不可恃而新者或以道義相合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友而友或疎我也友先富貴而後貧

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疎而我遂自處于疎也

夫時何時乎順語生友直言生怨

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

君子之交友難小人之交友易難合者難散易合者易散也

平時交好一旦臨小利害遂爲仇敵由其交之未出於正也交既正則利可分害可共矣

我榮時請而方來患時不請而自來夫友哉

26

世間之物多各而無用同而始有益也人豈獨不如此耶

良友相交之味失之後愈可知覺矣

居染廛而狎染人近染色難免無汚穢其身矣交友惡人恒聽視其醜事必習之而浼本心焉

吾偶候遇賢友雖僅一抵掌而別未嘗少無裨補以洽吾爲善之志也

交友之旨無他在彼善長於我則我效習之我善長於彼則我教化之是學而即教教而即學兩者互資矣如彼善不足以效習彼不善不可以變動何姝盡日相與遊謔而徒費陰影乎哉（無益之友乃偷時之盜偷時之損甚於偷財財可復積時則否）

使或人未篤信斯道且脩德尚危出好入醜心戰未決於以剖釋其疑安培其德而摧其將墜計莫過于交善友蓋吾所數聞所數覩漸透於膺豁然開悟誠若活法勸責吾於善也嚴哉君子嚴哉君子時雖言語未及怒色未加亦有德威以沮不善之爲與

爾不得用我爲友而均爲嫵媚者

友者相褒之禮易施也夫相忍友乃難矣然大都友之皆感稱巳之譽而忘忍巳者之德何歟一顯我長一顯我短故耳

一人不相愛則耦不爲友

臨當用之時俄識其非友也愍矣

務來新友戒毋諠舊者

友也爲貧之財爲弱之力爲病之藥焉

國家可無財庫而不可無友也

仇之饋不如友之棒也

世無友如天無日如身無目矣

友者既久尋之既少得之既難存之或離于眼卽念之于心焉

知友之益凡出門會人必圖致交一新友然後回家矣

諛諂友非友乃偷者偷其名而借之耳

吾福祉所致友必吾災禍避之

友既結成則戒一相斷友情情一斷可以姑相著而

28

難復全矣玉器有所黏惡于觀易散也而寡有用
耶

醫士之意以苦藥瘳人病諂友之向以甘言于人財

不能友巳何以友人

智者欲離浮友且漸而違之非速而絶之

欲於衆人交友則繁焉余竟無寃仇則足巳

彼非友信爾爾不得而欺之欺之至惡之之效也

永德永友之美餌矣凡物無不以時久爲人所厭惟
德彌久彌感人情也德在仇人猶可愛況在友者
歟

歷山王（大西域古總王）值事急躬入大陣時有親臣止之曰
事險若斯陛下安以免身乎王曰汝免我于詐友
且顯仇也自乃能防之

歷山王亦冀交友賢士名爲善諾先使人奉之以數
萬金善諾佛而曰王既吾以玆意吾何人耶使者
曰否也王知夫子爲至廉是奉之耳曰然則當容
我爲廉巳矣而麾之不受史斷之曰王者欲買士
之友而士者毋賣之



29

歷山王未得總位時無國庫凡獲財厚頒給與人也有敵國王富盛惟事務充庫譏之曰足下之庫在於何處曰在於友心也

昔年有善待友而豐惠之將盡本家產也傍人或問之曰財物畢與友何留於已乎對曰惠友之味也

別傳對曰留惠友之冀也意俚異而均美焉

古有二人同行一極富一極貧或曰二人爲友至密矣竇法德古者名賢聞之曰旣然何一爲富者一爲貧者哉言友之物皆與共也

昔有人求其友以非義事而不見與之曰苟爾不與我所求何復用爾友乎彼曰苟爾求我以非義事何復用爾友乎

西土之一先王曾交友一士而腆養之于都中以其爲智賢者日曠弗見陳諫即辭之曰朕乃人也不能無過汝莫見之則非智士也見而非諫則非賢友也先王弗見諫過且如此使値近時文飾過者當何如

是的亞是北方國名俗獨多得友者稱之謂富也

客力所(西國王名)以匹夫得大國有賢人問得國之所行大旨荅曰惠我友報我仇賢曰不如惠友而用恩俾仇爲友也

墨卧皮(古聞士者)折開大石榴或人問之曰夫子何物願獲如其子之多耶曰忠友也

萬曆二十三年歲次乙未三月望日

31

刻聖水紀言序

西賢入中國三十餘年於吾中國人利名婚宦事一塵不染亘三十餘年如一日其儕十許人學問品格如一人譬則儀鳳遊麟不必產自苑囿偶爾來賓斯亦
聖朝之瑞也其教專事

De fide Christiana.
D. Michaelis

天主即吾儒知天事天事
上帝之説不曰帝曰主者譯語質朱
子曰帝者天之主宰以其爲生天生
地生萬物之主也故名之主則更切
而極其義則吾六合萬國人之一大
父母也我有父母可不愛不敬事乎
哉則人〻有大父母又可不愛不敬

事乎哉由生身之父母悟及生天生
地生萬物之父母而中間一邑一郡
一國之父母以至華夷
共主之父母可知義同迯兩無之非
是總之尊則統畀其大較然也明乎
天主之義而訓孝勸忠於是爲大矣
識洞乎一本愛徹乎一體一切利名

俗念尚從何處安着即欲不愛親愛
君及推
君父之心以愛民也而恐乎而敢乎
或疑西賢何爲辭父母别鄉井梯航
八萬里而來絕生人不能絕之慾受
人生不肯受之苦其或有僞焉抑别
有求也而皆不然夫僞未有三十餘

年不敗者也即平生奸僞至死亦見
真性令化者數人矣其死也皆有以
異乎人之死者也謂有求與求明乎
天主之教俾人遷善遠罪相與善其
生因善其死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
之與其緒言所及水法筭法歷法種
種具大學問吾輩隨求隨荅不吝不


ARCHIVUM ROMANUM SOC. JESU

驕相與受大利益顧吾中國人未有
副其求者獨我
聖天子柔遠嘉善館之司賓生有鑣
而歿有卹
帡幪無外風厲將新賓至忘歸報
恩自矢彼將闡繹圖書以佐同文盛
治或于

聖神廣運之化有所裨益而未可計
之旦夕人有恒言道之大原出于天
如西賢之道擬之釋老則大異質之
堯舜周孔之訓則略同其爲釋老也
者與百家九流並存未妨吾中國之
大其爲堯舜周孔之學也者則六經
中言天言

35

上帝者不少一々叅合何處可置疑
闢以彼真實配吾中國之禮樂文章
庸渠不鼓吹麻明輝映萬禩令必局
壇宇以示遠人上無以昭宣
德意又令後世追慕有麟見不時之
嗟則吾儕當執其咎故樂爲表章之
所著述如實義畸人二十五言七克

幾何天問表度諸編不下三十餘卷
輿衍人鮮卒讀偶得吾鄉楊觀察聖
水紀言是其坐間酬客語然淺顯有
可味者剞之以代口荅抑亦廣緇衣
之好云爾

東海波臣李之藻題

聖水紀言

後學 孫學詩 述
張文燾 校

武林聖水之會袁子旁通教典世號多聞楊子寂守空空稱無知子相與劇談累日機鋒頗迅語不能悉記述其大略如此

多聞子與無知子講道聖水之上凡百家微言三才奧義靡所不究切獨西極事天之學每談未契多聞子曰西人如龍郭諸君何如人哉曰畸人也多聞子曰子生長中華學堯舜周孔之道一旦客從遠來踪跡未知子舍所學而

從之何異陳良之徒倍師而學許行乎無知子曰惡是何言也象山有言四海之内此心此理同也以地拘之而非矣且其言一循正理並有實據每事必言天言天必稱主欲人法天之無私而以是心愛己即以是心愛人謂之敬天此正堯舜周孔以來相傳之仁脉近時學術澆漓鮮實體之西人知天事天真實用功不屬口耳歸併一路不涉二三吾取其務修密証脗合堯舜周孔之道故樂與之游共尊師訓正善學堯舜周孔之道者何云倍乎多聞子曰夫天積氣耳確然而上浮者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吾儒言天者理而已矣不聞所謂主也無知子曰積氣之説故當別論即如子言是主人之室也非主人也睹宮殿而拜曰吾拜君父也其不以宮殿爲君父明矣今夫天日月星辰繫焉風雨露雷出焉七政之度有左旋有右旋有順行有錯行一晝夜必循環而歷千萬年不差忒此果氣化自然一無主宰而然乎四時行矣問主是行者誰百物生矣問主是生者誰莊子所謂孰隆施是孰樞紐是此未可謂臆説也易傳帝出乎震書言天之曆數詩云在帝左右似即此理至謂天者理而已矣古聖無此言猶言天者道而已矣道包精粗兼費隱語極儱侗不足以發明使道即是天中庸何以言道而根諸性言性而根諸天命而世間何物

非理大聖大賢何以論極則處乃歸天乎程子云在物爲理此言不謬則有物然後有理物乃自立者理乃依賴者理何以能生物乎理既不能生物必有生之者所謂主也吾人大父母也

多聞子曰天無形無聲如言其宰制萬物役使群動嘿有機緘則可繪之爲象演之爲教不近誕乎無知子曰天主無形而能形形天主無聲而能聲聲非有心非無心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據彼國所傳天主欲救世人乃以天主之性接人之性親降世間投爲人類且千年前預傳其事後乃應期而生故彼國深信不疑吾國未之前聞以爲不經

然就此中心目所曉如堯舜周孔豈從人間來必皆應時闡化而釋氏三世佛亦言非人業已有象有象即有教彼既不疑何獨疑於此乎

多聞子曰人之異於禽獸以其有五倫也今乃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從事遠游獨求朋友一倫如五官不全止守一官安得爲人無知子曰是不然彼國之教極重五倫其國娶妻生子不異吾國獨願保童身精心學道者亦自有說如父母生下數子其願就婚姻承祧繼緒順從其便中有賢而有志者願事天主潔守完身則父母兄弟大喜之國人交賀之謂報荅父母惟此爲最即吾儒養志孝經

之立身行道孝之大者也至于夫婦止一娶一嫁再無二色故情專而精聚無反目之釁鮮絶亂之殃即有無子者曰天不我與也非我不孝也不托名而顧妾媵又彼國學道者務絶己意而聽命於長長聽命于君凡遠遊必稟君長君長無命跬步不敢出也蓋彼國敬天即思愛人愛人則雖賤且疎尚須用愛矧五倫爲人道所急愛自此始若廢人倫則愛無根本獲罪於天之最大者彼國無是也第世人重妻子獨見西友子無妻子遂目爲悖謬誣爲亂倫不念世間所稱學仙學佛者何嘗不棄室家即吾鄉先賢和靖居士終身不娶舉世高之不聞以亂倫致貶何獨於

諸君苛責也

多聞子曰佛法有功世道其精義接引上根其果報收攝愚昧可輔王化之所不及何故闢之無知子曰彼未嘗闢也特陳其端聽人之自擇耳譬之音樂並陳古樂正而和人人悅之今樂艶而娛人人悅之人悅誠殊亦烏能强哉子謂佛法有功則有功矣輔化則輔化矣不辯可也獨堯舜周孔之世止言天故今止言天不言佛故今亦不言佛服膺先聖如此獨至必欲以功化証教之是非未聞漢明而後其世道果勝唐虞三代也此略舉端緒姑塞明問至欲課虛實窮原委非盡捐成心掃除習見未易竟談也

多聞子曰佛法慈悲爲本昆蟲草木惟恐傷之故傷生有戒放生有福德今牛羊犬豕惟所欲用是殘忍也齋日用腥何取於齋豈如佛法之潔清乎無知子曰子戒殺生能使承祭宴賓奉親養疾槩不血食乎或不戒淨肉則殺於人與殺於己其義無二假手于人使人當其辜己享其味葢覺不情不能行之慈謂之虛慈君子不爲惟樽節愛養使物不窮於用孚字有特取用有度不聞聲不見殺務遠庖廚愛物之仁不過如是而止必謂六畜皆不可食則天地似不必生而人既不食誰復豢養當盡驅之原野無復防閑勢必強吞弱大嚙小盡飽虎狼豺獺之吻而無遺子

何其靳於人而獨不靳於物耶聞西國有一郡不食豕此地遂無豕則斷其生種者此不食法也文王畜雞彘孔子事釣弋吾輩習聞子是之責先不信聖王矣若齋期間用水族亦有取義去豐從約去濃從淡齋必變食之意苟能菜羹蔬食孰禁不爲且彼國之人極薄滋味每以食爲救饑之藥飲爲救渴之藥服藥療病適可即止絕不求甘正餐之外視爲非時食飲絕不入口嘗恐血肉氣勝損滛心靈每有克己正志之齋塞饕餮一卷與孟子賤口腹輕小體之意同玩之自見況齋之爲言齊也齊其心志不在口體而葷之字義原不從腥彼國持齋遠于佛而不倍于儒

多聞子曰天之與人至寥邈矣即宗子家相感格猶爲不易一介細民咸談昭事豈不矯誣至于外神聖人亦有祭神如神在之語今悉目爲非鬼將置神之祀爲無罪耶無知子曰用物享祭爲事用心對越亦爲事皆當論其與我有涉於理有據則事之非妄舍是即爲淫祀不可爲訓又聖人之制祀内神外神皆爲崇報報者報其生我成我之大恩非有祈也天主之恩不可言盡試看人之一身外而氣血内而靈魂有非天之所予乎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百體之所用有一非天之恩乎即云父母生我而天又賜衣食以全父母之生師保成我而天又賦靈性以受師保之成恩不更大乎故儒教以爲大父母而西國以爲一真主不可不認不可不感即不可不事事者如子之事父母體其心而已體其心而循理作善父母豈有不喜豈有不降福不體其心而逆理作惡父母豈有不怒豈有不降殃故曰事親如事天又曰及爾出王及爾游衍安在其不相通也此外各神名色吾未知果出有據與否即確有考証與吾原無相干吾未知行四時生百物父母一世大恩彼有分否賞善罰惡之柄彼果奉行天命否抑自立自擅可以惟人之媚已而賞不必遷善得罰不必改過免也竊意世間所事鬼神未必盡真事之未必福不事未必禍不若盡

捐之而咸統於一尊與其求之路人不若求吾父母呼吸相通有求必應也此以報爲祈即謂之求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今士大夫家無不祀竈以爲五祀所有禮不可闕然禮記曰竈者老婦之祭也孔子不然王孫賈之問舉此一祀可知其他況聖王神道設教敬鬼而遠之宜黙會不可迹求西國别傳似未可輕議

多聞子曰西人越八萬里歷二三年始抵中國閶闔可謂至矣叩其所欲了不可得無乃隱匿衷情以誘世人如所謂白蓮無爲等教者吾甚惑之無知子曰此論益下矣夫白蓮無爲皆邪罔之徒詐騙之術或利人財或漁人色乃盜賊之尤逆流不容緩者其爲術皆藏於曖僻而不敢顯露通衢皆煽於愚頑而不能明接賢智西友種種書刻種種談論如揭日月而行之齋戒有单公會有期婦女不許入其門錢穀不能强其受登其堂行徑昭然不必偵探而可知來歷者但與往還羣疑盡釋

多聞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未有越歷萬國不操資斧且觀其服飾器具出入輿從又非寒儉者人與之金錢輙謝不受豈天雨耶鬼輸耶想有異方攻點化之術是必然矣無知子曰此問世多有之然實不察理耳夫鐵可點金無論世無此理果如僊經所云藥物可致此必内丹已成得

43

道之極高者悠游山林自作自用何求不得即南面王樂無以易此而局曲闤闠間爲塵世應酬欲何爲哉不辯自明考其日用確有自來歐邏巴奉天主極虔如諸人者遠出異域奉揚聖號爲道德極高國人最愛重之每人每歲皆有額金即日用糧也其法從本國同道中送至小西洋小西洋又托人送至廣東彼國人重信故歲歲不爽偶一歲西船溺海齎送遂缺諸友皆減食併衣以當一歲之乏其在杭者居食皆資於余其一証也過雲間許惺所通政出槖金佐之徐玄扈太史助以銀壽庖上皆款識玄扈壽意令不忍鎔見在其一証也嗟乎諸友生平皆目擊道存者即一辭已贅而取証及此亦可涕矣

多聞子曰不能點化吾心尚疑本國齎送吾益不信人有言來者本非西極歐邏巴亦係托名意者日本諸夷籍爲向導要結人心將有他患萬一有之子爲居停爲禍不細盍早慮焉無知子曰書云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如子之言狎侮已極雖然子固嘗試言之吾且盡心復之凡論事有始末觀人有生平故鸞鳳不入鴟鴞之群蘭蕙不藝蕭蕕之畹物非疑似愚者決不惑之今或指貞婦以善淫目廉夫爲胠篋世必啞然笑其無鑑矣吾西友之書籍具在也談論具在晝夜之功行具在也人人可以入室處處可

以屬垣無纖毫蓋藏不可人知不與人言之事朱子所謂
凡明白正大無回邪隱伏者必君子也吾等嘗即其言細
考其行事即其顯密察其隱微無一不合真所謂正心誠
意之君子豈惟二氏中未見其儔即吾儒動心忍性鮮有
若彼之刻厲者彼且以聖賢爲期以天路爲歸世所艷慕
如卿相如僊佛彼皆外之爲不足談不必法奈何以烏鳶
腐鼠嚇天際之鵷雛也况舉世信佛善趨時者必以此爲
洽合之媒乃呵佛駡祖明投人之所忌要結人心者固如
是乎欲其入而閉之門無是理矣夫千里而一士若比肩
也百年而一友若接踵也計諸友之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在吾中華道義之鄉尚爲閒值如子所云日本彈丸之地
鯨鯢之侶曾不足當漢一大郡謂其中異人接踵甘爲作
使抑何其尊視夷邦過甚也况利西泰來中國已三十餘
年又先利而來通者四十餘年從不聞影響之說此段議
論真誠夢語矣然子爲是說必有自來此皆佛氏之徒嫉
彼攻之太盡過之太緊如水火之不相容遂多方造揑加
以絶無之事誣彼耳食之人必欲殺之而後快不知西士
自矢于世無戀于身無愛即投之刀鋸其甘如飴彼教中
以爲義而受窘難者上等真福凡窘之益力彼慶之益甚
此其說在七克等書中言之極詳不足爲諸人慮也多聞

子蹙然不安恍然若失避席遜謝曰吾言誠陋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吾知過矣願介吾子見其人聞其教終身爲弟子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并序

大秦寺僧景淨述

粤若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靈虛。後後而妙有。揔玄樞而造化。妙衆聖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羅訶歟。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

Scriptura vetus Lapidis in Xensy nuper reperti.
Cum explicatione D. Leonis.

別賜良和令鎮化海渾元之性虛而不盈素
蕩之心本無希嗜洎乎娑殫施妄鈿飾純精
閒平大於此是之中隟冥同於彼非之內是
以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競織法羅或持
物以託宗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或
伐善以矯人智慮營營恩情役役茫然無得
煎迫轉燒積昧亡途久迷休復於是

我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訶戢隱真威同人出
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景宿告祥波
斯覩耀以來貢圓廿四聖有說之舊法理家
國於大猷設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良
用於正信制八境之度鍊塵成真啓三常之
門開生滅死懸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
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宮含靈於是乎既濟能

事斯畢亭午昇真經留廿七部張元化以發靈關法浴水風滌浮華而潔虛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無拘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生榮之路存鬚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不畜臧獲均貴賤於人不聚貨財示罄遺於我齋以伏識而成戒以靜慎為固七時禮讚大庇存亡七日一薦洗心反素真常之道

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惟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太宗文皇帝光華啓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捴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令傳授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

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喪。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旋令有司。將帝寫真。轉模寺壁。天姿汎彩。英朗景門。

聖迹騰祥。永輝法界。案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衆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綄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無寇盜。人有樂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闊。文物昌明。高宗大帝。克恭纘祖。潤色真宗。而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法流

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聖曆年。
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
謗於西鎬。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
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維絕紐。玄宗至
道皇帝。令寧國等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場。
法棟暫橈而更崇。道石時傾而復正。天寶初
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真。寺內安置。賜

絹百疋。奉慶睿圖。龍髯雖遠。弓劍可攀。日角
舒光。天顏咫尺。三載。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
向化。望日朝尊。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
與大德佶和。於興慶宮修功德。於是天題寺
牓。額戴龍書。寶裝璀翠。灼爍丹霞。睿扎宏空。
騰凌激日。寵賚比南山峻極。沛澤與東海齊
深。道無不可。所可可名。聖無不作。所作可述。

51

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
善資而福祚開大慶臨而皇業建代宗文武
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為每於降誕之辰錫
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衆且乾以美
利故能廣生聖以體元故能亭毒我建中聖
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疇以
惟新景命化通玄理祝無愧心至於方大而

虛專靜而恕廣慈救衆苦善貸被羣生者我
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階漸也若使風雨時天
下靜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歿能樂念生響
應情發自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施
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
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
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傳十全

始効節於丹庭乃策名於王帳中書令汾陽
郡王郭公子儀初揔戎於朔方也肅宗俾之
從邁雖見親於臥內不自異於行間為公爪
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臨恩之
頗黎布辭憩之金罽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
堂崇飾廊宇如翬斯飛更効景門依仁施利
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餧者

来而飾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
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娑未聞斯美白衣景士
今見其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詞曰
真主无元湛寂常然權輿匠化起地立天分
身出代救度無邊日昇暗滅咸證真玄赫赫
文皇道冠前王乘時撥亂乾廓坤張明明景
教言歸我唐翻經建寺存殁舟航百福偕作

萬邦之康。高宗纘祖。更築精宇。和宮敞朗。遍
滿中土。真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樂康。物無
灾苦。玄宗啓聖。克修真正。御牓揚輝。天書蔚
映。皇圖璀璨。率土高敬。庶績咸熙。人賴其慶。
肅宗來復。天威引駕。聖日舒晶。祥風掃夜。祚
歸皇室。祆氛永謝。止沸定塵。造我區夏。代宗
孝義。德合天地。開貸生成。物資美利。香以報

功。仁以作施。暘谷來威。月窟畢萃。建中統極。
聿修明德。武肅四溟。文清萬域。燭臨人隱。鏡
觀物色。六合昭蘇。百蠻取則。道惟廣兮應惟
密。强名言兮演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豐
碑兮頌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蔟月七日大耀
森文日建立　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

衆也

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

習是齋藏版

讀景教碑書後

盧居靈竺閒岐[illegible]同志張賡虞惠寄唐碑一幅曰邇者長安中掘地所得名曰景教流行中國頌此教未之前聞其即利西泰氏所傳天學乎余讀之良然所云先先無元

Duplicatio J. Louis

55

後後妙有開天地匠萬物立初人衆聖元尊眞主非

天主上帝疇能當此其云三一妙身即三位一體也其云三一分身即費略降誕也其云同人出代云室女誕聖於大秦即以 天主性


ARCHIVUM ROMANUM SOC. JESU IHS

接人性胎於如德亞國室女瑪利亞所生也景宿告祥異星見也覩耀來貢三君朝也神天宣慶天神降也亭午昇眞則救世傳教功行完而日中上昇也至於法浴之水十字之持七時禮讚七日一薦悉

卌七 56

與利氏西來傳述規程脗合而今云陡斯碑云阿羅訶今云大傲魔碑云娑殫則皆如德亞國古經語不曰如德亞而曰大秦考唐書拂菻國一名大秦西去中國四萬里又考西洋圖誌如德亞纔東一道

其名曰秦道里約略相同阿羅本輩殆從此邦來者故以大秦稱云其至長安也以貞觀九年上遡耶穌降生近六百禩是時宗徒傳教殆徧西土大唐德威遠暨應有經像重譯而來爾乃宰相郊迎翻經

57

内殿爲造大秦寺於義寧坊命名
景教景者大也炤也光明也大帝
時又勅諸州各置景寺崇奉之至
顯與儒釋玄三教共峙寰宇非特
柔懷異域昭王會一統之盛而已
者聖曆則武氏宣淫先天則太平

亂政貞衰既相挺迋水火應必煎
烹用壯相傾理同盜憎禍來無鄉
蓋千古有同嘅焉羅含及烈重振
斯文佶和再來渙頒睿劄玄肅代
德四朝寵賚彌渥汾陽重廣法堂
依仁施利修舉哀矜七端遂勒此

碑以紀歲月其頌中多述唐德亦
具景教大指所稱賜良和懸景日
明著肇我人類以及補續救世之
恩而貞觀所譯並所留二十七部
經文即今貝葉藏中或尚有可檢
者所疑天學儒行曷以僧名則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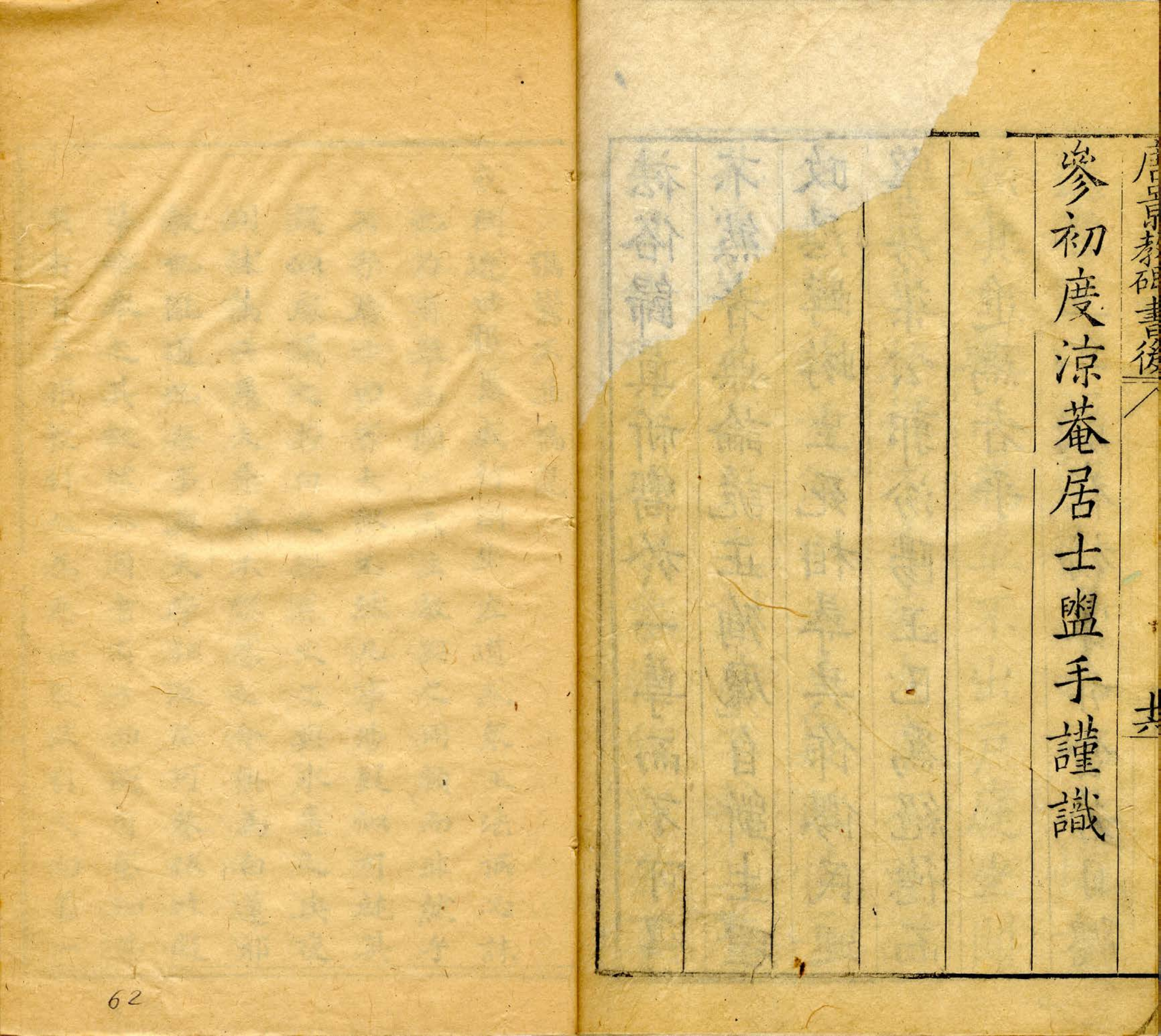
彼國無分道俗男子皆髡華人强
指爲僧渠輩無能自異云爾即利
氏之初入五羊也亦復數年混跡
後遇瞿太素氏乃辯非僧然後蓄
髮稱儒觀光上國我
神祖禮隆柔遠賜館多年於時文

眞之絕緒者乎七千部與義宏辭
梯航嗣集開局演譯良足以增輝
冊府軼古昭來其如道不虛行故
迄今尚有所待三十餘載以來我
中土士紳習見習聞於西賢之道

聖朝重熙累洽河清璽出儀鳳呈
祥之日哉碑文贍雅可味字體亦
適媚不俗世不乏欣賞者要於这
而證之六經諸所言帝言天是何
學術質諸聖曩所問官問禮何
隔華夷即如西賢九萬里外繼踵

遠來何以捐軀衛道九死不悔者古今一轍而我輩不出戶庭坐聞正眞學脉得了生死大事不可謂全無福緣者何以尚生疑阻悖吾孔孟知天事天之訓而不憖且驚夫且借碑作砭明衆細駮即欲不祛俗歸眞祈嚮於一尊而不可得不然者無論詭正殉魔自斲生理政恐蜉蝣生死相尋共作僇民迴望房梁公郭汾陽王已爲絕德而況其進焉者乎

天啓五年歲在旃蒙赤奮若日躔



參初度涼菴居士盥手謹識

鴟鸞不並鳴說

或問近世邪慝盛行明坐左道惑衆王法所必誅也乃有舉西國　天主教與之同類而非然乎否乎居士曰否大謬不然凡事涉疑似可就其疑似處議之若白之與黑火之與氷晝之與夜判然爲二愚夫愚婦不繇惑之今無爲白蓮邪教也亂道也每事與天學相反正可參伍比擬第略舉之其較然不同者有十四所可察知其異者有三邪教引人爲惡西教只引人向善一

不同也邪教事不傍理西教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二不同也邪教夜聚曉散藏匿甚秘西學偏于通都大邑卜宅無人不可見三不同也邪教所誘皆鄉愚之最下者西士則與卿相諸名人游以其所信向而各出序頌襃美之四不同也邪教之書皆市井俚語村學究不屑觀西書有圖有說有原本有譯本每一種出可以考三王可以俟後聖不可以達

至尊而付史館是當與三藏五千卷較是非不當與五部六冊論邪正五不同也邪教斂錢自潤或用以圖謀惡事西士皆自食其力非禮錢一文不受又教人不貪非分之財不得妄想非分之財六不同也邪教妄言禍福又以術使人見衣冠影像歆人以非望之富貴西教但論人死後善者得真福惡者得真禍又教人輕賤世福恐受世禍七不同也邪教男女混雜西士自守童貞又教人守貞或守童身之貞或守鰥寡之貞或守一夫一婦之貞凡淫言淫行淫心悉

禁絶之入不同也邪教重人引進各相約束西教不輕進人審其能悔罪克己志定而後受之與人為友不為師不受人一拜一揖九不同也邪教入門必設立重誓所傳秘密之語寧死不淺與教外之人西教明白正大所傳經典教規人人能知之能言之但能守能信者則入焉十不同也邪教必投愚俗之所便人喜易從西學教人求福必須為善免禍必須改過違人之便人苦其難十一不同也邪教多以幻法託名神通以動人西士無求於世故不祈動人惟以人倫日用為宗而究推生死去来之因以相勸勉十二不同也邪教惟以呪禁嚇人不容人與辯西學惟求人多辯有百折而百不止者十三不同也邪教始於煽惑聚衆究竟圖為不軌西教十誡中以孝順為人道第一始於事父母終于事君上事官長如事父母不得有違〻者為犯戒又以為道德忠孝節義等事而受患難刑戮者乃是真福十四不同也以此諸端相提而論

白黑氷火晝夜不啻懸殊矣而世猶疑之則此
屬闇然自修人不盡知鄉僻小民止淂其改過
悔罪之粗節不能通達大義地方惡少以其愚
懦易侮又或妬其善行或恨其勸戒緇髡之流
又嫉其相抗相辨欲乘此機逐去之以是為佛
門金湯耳
當事果有意為世教為民風去邪歸正宜有法
以稽查覈實之其一細查教中諸書果有違道
背理犯義傷教否果是令人為善去惡遷善改
過否知言者必能辨之矣其二細查教中諸人
所誦習勸戒者何言所持循力行者何事所究
竟歸宿者將以何為知人者又必能辨之矣其
三更或不信試令一二解事人入于西教令一
二解事人入於白蓮無為等教各與講究推求
淂其底裏如是而後分別邪正孰當去孰當留
甚易晰也西學來歷更僕難詳大意以為三代
而上聖賢皆知天事天故世教大治儒道大明
三代而下人人尊佛至謂其教在吾儒之上梵

天帝釋反拱立佛足之傍故世教愈漓儒術愈晦西人不自揣量来此求與三代聖賢相合識者亦稍其可以補儒教之闕可以正釋老之誤不虞與末俗異端竟水火不相容今又且與釋氏之異端同類而非之也鴟鴞鸞鳳同時並鳴為妖為祥豈能熒明者之聽作鴞鸞不並鳴說

凡教之邪正當觀主教之何如人今西士之為教主不婚不宦無求于世是恬澹之士也不用世奉之佛法而獨闢于一宗是持立之士也窮天地人之理而韜晦不露甘于遯世是闇脩之士也入吾地三十餘年所接賢豪長者無慮數百齊民無算曾不能指其一失即伉讐用意窺瞷終無瑕隙可乘是察檢之士也嘗見世人能論理者未必脩行脩行者未必明理西士則兼有之儒者謂之誠明並進釋氏謂之行解雙脩豈有此等人乃教人不忠不孝為非作歹之事本末不應名實背馳立直木而影則曲具妍容而照則媸必無是理即從教愚民容有不違義理僅守粗迹抑或志行不堅流為鮮終則聖人有言與其進也不与其退也奚必苛求若輩況從来苛求有一實犯一實詎否耶指鸞為鴞必細辨音聲乃可

彌格子識